皇上必當御扆臨朝誕受
萬年之祝臣等可無煩預
請祗以隱憂在念非筆札所能具陳必須咫尺瞻
顏一舒愊臆方盡區區犬馬報
主之誠手足分憂之義謹齋沐叩頭具
題以
聞

請御門宣捷疏

本月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禮部題稱寧夏奏捷欽天監擇定吉
期於本月十九日恭請
聖駕御門舉行宣捷受賀之禮已蒙
御批報可仰惟
皇上獨斷廟謨布昭神武麾戈內討而大憝梟

夷授鉞外攘而狂胡遂北真太平之盛事
臣庶之偉觀也乃寧夏續報捷音許久而
部臣至是始
請行祭告宣賀之禮蓋以非常破虜之功必
得
皇上親臨奏凱以示鄭重而後
國威不褻戰士知奮第前此則恐初報首功
之未真繼此又恐盛夏
臨朝之不便故遲之又遲以至今日乃敢乘涼
卜吉以
請無非望
皇上之一出而已顧臣等惓惓之愚竊又謂此
舉鼓舞士氣爲小收拾人心爲大鋪張太
平爲未消弭災變爲本見今彗星示異
皇上試觀廷臣以修省建言連篇累牘有一不
及於
視朝者乎天變如此以應天之實政言之固當
出人心如此以接下之虛懷言之亦當出

而今日乘
吉典以舉曠儀藉凱聲而快利見事體更爲
精采將不惟天人之間氣祲化爲太和詩
議歸於一德而
聖躬因此動盪精神以臻
勿藥之喜臣等因此導揚
休德以遣尸素之愆唐虞喜起之盛復見於今
日矣臣等不勝企渴瞻仰之切誠恐臨期
傳免又孤衆望謹具
題豫
請以
聞
十八日文書官杜茂口傳
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生
每見見因數日前中於暑濕頭目眩暈心胷
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撑的就出見先生每
傳與先生每知之

請發
宸翰免口傳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伏奉
手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
生每見見因數日前中於暑濕頭目眩暈心
胷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撐的就出見先生
每傳與先生每知之欽此臣等前因雨後新

涼特請
皇上臨朝受賀與得一覩
天顏以慰犬馬戀
主之願茲聞
聖躬偶尔感暑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
實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
不仰體
皇上謹疾之意而尤日與暑退涼生
玉體康豫自有親炙
耿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
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蒙
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羣臣不同必須
精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
皇上口傳御批間常頒出然所頒者十不二三
是
上意未盡下宣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敷陳然
所陳者十無六七是下情未盡
上達也臣請今後

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中官口傳願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
時據實條奏以俟
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
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
御前望
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
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
皇上御筆發出捧誦欣玩
天語精當出口成章
宸翰遒勁信手稱妙中間即有塗改增竄愈益
見注思之詳審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
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托之內臣謄
真不惟暴殄
手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臣盡以爲臣等
之潤色及左右之詐傳以致
明旨不信
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

先朝故事

太祖高皇帝與

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亹亹數十百言

比時近臣即逐欵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

間眞若家人父子是以

宮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由然矣方今朝事

紛紜人情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

天顏因感

聖諭惓惓眷念臣等之心附效愚忠如此伏望

皇上取法

祖宗成憲俯鑒下情俾心相感通道成交泰昭

示信任之篤以解壅隔之疑

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因事納忠不勝仰戴懇

祈之至

請

發會推太宰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等謹

題近該吏部尚書缺奉

旨多推幾員看隨該九卿科道官會推李世達

等四員請

旨點用一員今已數日尚未

發下臣等仰窺

聖意蓋欲慎重銓衡之選以肅表儀總攬黜陟之權以防專擅不勝欽服不勝佇仰但適有難處之事不得不言者緣向日該部尚書雖缺而前有右侍郎蔡國珍署印後有左侍郎趙用賢接管一應部務尚不憂其廢閣乃用賢昨又爲鄉人吳鎮所訐雖已

奏

旨批下該衙門例免勘覆而用賢禀性剛方必不肯忍詢即出國珍又以交過印信必不肯越次任事則是部推一日之未下乃部事一日之躭閣所關係不淺也臣等實不敢欺往時吏部用人憑其自擇未嘗一毫干與今日吏部推吏部則其勢自當避嫌不得不謀及臣等中間公論之去取列名之先後似爲至公至確臣等必不敢誤

皇上而

皇上亦必不疑臣等爲此急切具題伏乞

聖裁早決施行

請處降倭疏

本年八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近該朝鮮解到降倭二十名臣等昨相約

會於射所同九卿衆官面審其情臣等每

親問之據通官逐句傳報云倭寇有十萬

是真前被我兵在平壤等處殺去二萬餘

尚有五六萬見在釜山停住又問其何以

不去倭酋關白尚在否荅云彼衆不知只

聞關白之子已死又問何以歸降荅云彼
畏中國兵威欲來報效求用又問其此來
諸人歸降莫爲倭奴作奸細否荅云並不
敢懷此心臣等再三研審委無別情隨與
兵部尚書石星商議令此降倭俱係壯丁
宜并前八十四名俱發送宣大薊鎮各邊
收養以備禦虜之用臣等切見自有倭變
以來有言朝鮮之救爲舍已之田芸人之
用者有言倭本無多不足慮者有言倭三
四十萬者總之道路隔遠傳聞不的故衆
言淆亂徒惑觀聽今此番降倭解審前來
詳問明白可見倭奴本情實欲占朝鮮以
窺中國中國兵之救朝鮮實所以自救非
得已也其倭衆之多少總不如所聞之言
要之屢敗之後其氣已衰不足爲深慮但
昨又見經略宋應昌塘報云倭將行長已
去復來隨而攻剌全羅道則夷情尚不可
測耳臣等與本兵商議行令宋應昌李提

督嚴整兵馬防扼要害儲蓄糧芻爲相持
之計彼日久乏食自然遁去務保萬全決
不敢遺
皇上東顧之憂伏望
聖心寬慰謹具
題以
聞

請處分被論部臣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近該吏部左侍郎趙用賢爲原任僉事吳
之彥之子吳鎮奏訐其離婚事情臣等以
用賢素有清望愁家之口不足以累其大
節因此汎常擬
批該衙門知道以全大臣之體既而禮科執
奏續奉

嚴旨下部院勘明臣等因
請併下用賢舜疏與之同勘以爲公論在人用
賢不妨一面任事一面聽覆而用賢顧自
以身在勘中嫌疑當避乞歸之疏至再至
三臣等亦爲反覆思之方今
朝多不決之事事多不白之疑用賢一日不
避位則部院公平之論一日不敢出也臣
等一日不勸成用賢之志則外廷庇護之
疑一日不可解也合無速次早放待其事
星明稱復用之此乃愛之以德所全者大臣
勑諭等輒敢主張票允仍爲具揭以
請伏乞初五日
聖明裁定施行　等謹
題近該
皇上以畫星示異爲之動心警惕降諭修省在
朝百官無不凜凜夙夜以承

賢不妨一面任事一面聽覆而用賢顧自
以身在勘中嫌疑當避乞歸之疏至再至
三臣等亦爲反覆思之方今
聖明發宗施行事事多不白之疑用賢一日不
請化之位則部院公平之論一日不敢出也臣
等輒敢王兆票以仍爲其閣以廷庇護之
疑而復用之此乃愛之以德所全者大亞

星變擬進
勅諭疏
本月初五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近該
皇上以彗星示異爲之動心警惕降諭修省在
朝百官無不凜凜夙夜以承
休德者臣等猶恐四方之外各邊之遠閭閻之
疾苦有不聞於有司卒伍之怨咨有不聞

於將領而撫按官又或以
朝廷耳目之不及上下相蒙名實相混有辜
皇上畏
天保民之意敢僭擬
勅諭一道遍責內外任事之臣盖慮先根本故
言不得不切法欲必信故令不得不詳要
欲使
皇上之精神日聯屬於天下而遠方之視聽日
傾注於
朝廷其在臣等亦因借此爲分憂補過之助耳
伏乞
聖明裁定發行謹具
題以
聞
皇帝勅諭內外羣臣頃者
皇天垂戒災異洊臻孽火飛流河水橫溢漕舟
損於颶風禾稼傷於霪雨至於彗星之變尤
屬非常朕仰承

天心仁愛且感且懼已齋居思過反已責躬兼
勅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簷蔀屋之
下邊方荒徼之外耳目不周軍民失所以干
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爾等朕念頻年以來
各處民窮財盡雖由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
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煩詞訟
以利贖鍰或重稱收以取餘羨甚或積逋之
稅已蠲而復徵寬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
擾爲精采以刻厲爲風裁狡猾者市直以文

姦闒茸者偷安而苟祿凡此數條雖罪有重
輕同爲民害而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
憎捷給鑽刺者登於薦書悃愊無華者列爲
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由得清今後但以小
民得所爲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爲撫按
官之賢否其不恤民瘼無益地方者即時議
處奸貪不法酷虐害民者參奏拿問如有真
心實政德惠及民者即實據特薦以憑優異
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課督守

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
不許苟且塞責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
邊優恤事宜今餘一年何故寂然無聞有事
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悉恩威並損何
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
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
不時銀數短少貪將竊以爲利各兵借以爲
名追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着督撫等官痛
湔夙弊顯立科條散銀給餉定爲時日不得
頃刻那移公禮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
減此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
得過爲姑息其舉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
慎必公無得輕忽武弁任意顛倒使將官不
知自愛以隳軍政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異
邦三伏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禦暴不得
不然其在朕心能無憫惻前經略所報將士
斬獲功勞已着該部記着候旋師陞賞外其
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

餉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
不至騷擾否穀價不至騰貴否都要着實查
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攘之責其益務
同心體國率屬奉公表用循良斥逐苛墨措
處兵餉計安軍民無以浮辯亂真才無以虛
文先實政務爲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
天圖治至意欽哉故諭

星變密奏疏

具官臣王　謹瀝血誠密
奏臣今日有至危至急之事爲外廷所難言
所諱言而臣不忍不言者臣連夜仰觀乾
象見彗星已入紫薇垣不知欽天監官及
左右之人曾有以象占
奏聞否臣以爲此非小灾也非外災也
皇上平日以腹心信臣之謂何以安危託臣之
謂何豈有

上天譴異驚人至此而尚敢避一身之斧鉞不
爲
皇上萬萬年福壽之計乎臣聞古帝王禳彗之
法或改張新政或更用新人一切以上應
星象除穢布新爲義若彗入紫薇垣王者
之宮則其咎乃在君身君身之咎必非區
區用人行政之間所能消弭此歷代星占
載在文獻通考諸書中者鑿鑿可驗
皇上試自取而觀之其震驚恐懼當不待於臣
言矣茲欲禳除非常切身之災則必當求
莫大切身之事有可以攻觀萬國厭勝不
祥者竊惟天以
皇上爲子
皇上以
太子爲子以一家倫序而言惟此可以相當
天子之象曰帝星
太子之象曰前星以三垣方位而言惟此最
爲相近即今民間有壓災充喜之說往往

借子孫之吉祥以禳父母之凶咎早婚幼
冠不以爲嫌何況
皇上萬萬年
社稷之身目見天變赫然如此而顧可以災爲
諱愛身反出於庶民之下乎臣以此爲
皇上中夜廢寢而思潔齋而禱斷以爲方今禳
彗第一義無過早行
册立之典
朝廷之上有此大典章而後可以辟除大禍
宮闈之中有此大喜慶而後可以鎮壓大災
若稍遲時日舉行延臣有言之後則臣代
主受名子代
父受福呼吸之氣豈能動天地安危之機間不
容髮惟
皇上密斷而早發之
聖躬幸甚
社稷幸甚設或以秋冬措處不及乞
先降一諭斷在明春舉行使歡聲和氣先騰於

天下則
天意亦未有不可回者頗聞
禁中方修醮事祈保
萬安請
將臣錫爵之姓名焚於
各神之前有如臣之此言不出愛
君憂
國至忠至赤之誠而苟爲妖言遊說附衆立
名
神如有靈將臣霹靂碎屍永無怨悔如其不
然亦望
皇上照依古災異策免三公事例使臣退伏失
職干和之罪亦可少爲
君父分災臣亦永無怨悔臣今方抱病喘喘而
手書此揭密封
奏上六十老人爲此將以何求不過望
皇上身安於泰山祚鞏如磐石耳伏惟
堯舜聖明何所不察請因臣言細思後宮歡愛

與身孰親世上財寶與身孰重趣此
大心仁愛之時專爲尊生永命之計遽決大疑
免貽後悔臣不勝飲血叩心危懼急切之
至臨疏涕泣不知所云

答
御札疏
具官臣王　謹復
奏項奉
諭札諭元輔自彗星示現朕心甚憂懼驚惕前
者卿與二次輔所奏揭帖內言慎起居四事
悉見攄忠至慮昨卿又上密揭意欲以大典
爲禳解甚見卿愛君憂國之心卿之忠赤朕
豈不知且夫册立之事本欲早行朕怒羣小

煩聒疑惑故屢改移況今春有旨候二三年
與出講一併舉行朕意已定今又發旨是又
無定言矣夫二三年亦未爲遲且星變之災
乃朕之不逮咎在朕身非卿失職卿受朕心
膂委托之重方今狡虜逆倭狂逞竊視正賴
卿運籌贊理卿可安心輔治其册立之事還
候旨行諭卿知之欽此臣之愚戇蒙
皇上腹心相視荅應如響且以咎歸已以忠歸
臣捧誦之餘令人仰虛懷而銜知已不覺
涕泗交下自誓此生必不敢留一毫不盡
之懷以負千載非常之遇謹匍匐百拜再
布愚忠以復夫
聖意之久定
皇上自知之臣等亦共知之乃嗷嗷羣小無端
煩聒疑惑怒之是矣然爲羣小而自輕父
天母地
九廟社稷之身不知
天心仁愛其昭然示警者爲群小乎爲

皇上乎使星占萬一有驗果群小當之乎
皇上當之乎若以二三年舉行之旨難以驟更
爲疑則屢年之旨獨非定言歟棄舊旨而
信今旨欲以服人心而格天意難矣且
皇上之怒羣小斥之逐之彼反得借以爲名而
天之怒
皇上一不解而其危機隱憂有不可勝諱者臣
有此犬馬之誠所以不得不嘔出心肝誓
拌身命而必欲爲
皇上禳解斡旋之計保福壽於萬年也至於狡
虜狂倭憂雖叵測然其象原不應紫薇垣
防禦之事臣自當與在外諸臣儘力計處
惟臣力之所不能及而臣之身所不能代
者則不得不望
皇上自修自補耳萬千之愛爲身無不可捐萬
千之嗔爲身無不可遣有如今日本怒羣
小而將來反資羣小之口天變於上人譁
於下臣爲誤

國之首雖欲如
聖諭安心輔治而不得矣惟
皇上思之思之莫誤莫誤
聖諭到臣宅臣開臣閉無有知者華翰然更
賜裁決勿復以
成命難改爲嫌臣不勝至忠至懇之切隙
御札尊藏外謹再用手書具復以
聞

謝
賜服色疏

本月初十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蒙以
萬壽聖節
欽賜銀兩表裏臣以爲照常從衆蒙
恩止具連名揭謝既而檢有青紅斗牛服色二

疋緣係

初賜又係

特加臣不勝皇愧不勝感激除次日

廷謝外竊念臣猥以

深知待罪首輔上而伏蒲補衮之未效下而和

衷一德之未孚頃者會以星妖特援古災

異策免事例

上請庶幾上爲

聖主分災下爲賢路開壅而私情未遂不敢更

爲露章套辭以博

温旨此臣之心有可憐者又臣從赴

召入京以來自慚國謀身計事事杳茫秩滿而

不敢報聞謗興而不敢爭辯

皇上前此所賜麟衣雖已命工成服尚未穿用

以爲禮有服以拜賜之文未有不見

上而先服以見人之禮此臣之心又有可憐者

乃今舊服未褫新服洊加

前賜已優

後賜愈忝在
皇上萬年大慶自無靳於
特恩而在小臣一介微躬實不勝於華綺謹一
併製服珍藏以待
陛見親謝之後乃敢徼
上之福倏示羣臣不敢虛也亦不敢褻也臣無
任感
恩兢惕之切謹具
奏躬

謝以
聞得節受賀疏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具官臣王等謹
題今年八月十七日復當我
皇上萬壽聖節之期瑞應流虹歡騰祝嶽四方
奉表之吏萬里重譯之夷其棧山凌水雲
集霧合於

皇上萬年大慶自無靳於
特恩而在小臣一介微躬實不勝於華綺謹
併製服珍藏以待
陛見親謝之後乃敢徼
上之福移示羣臣不敢虛也亦不敢褻也無
旨寶卿奏謝朕知道了豐陪知道
聞得
謝以

請
萬壽節受賀疏
本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年八月十七日復當我
皇上萬壽聖節之期瑞應流虹歡騰祝嶽四方
奉表之吏萬里重譯之夷其棧山凌水雲
集霧合於
闕下者不過快於

天顏之一覩耳而臣等竊伏見前兩年已連次
傳免其
傳免又必以疾爲辭此在偶然則可若歲以
爲常則使天下相傳
聖躬無一歲之不疾非所以昭大慶也在常朝
猶可若
賀節大禮盡廢則使天下相傳進賀爲虛文非
所以肅大觀也況
御殿須臾之頃於
聖躬本無甚勞而上以介
九重之福喜下以聯萬國之歡心近而慰臣庶
之瞻依遠而消反測之窺伺此臣等左右
腹心三臣所當懇
請而力勸者伏望
皇上今年預先傳定出朝
禁內起居倍加珍攝使
天光必遂於仰瞻
巽命無虞於再及臣等不勝欣踊企望之至謹

具

題以

聞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

欽此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

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

陳令其據此回

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

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於天下相傳
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因憤百姓爲張士誠固守抗拒天
兵賊平之日遂將富民租簿定爲糧額
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糧練兵銀之
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
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於存留
已屬虛名緩徵併於別年反滋擾累此小
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病心疾首而嗷嗷思
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北
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狡倭窺境剝膚
將及以至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
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於民而徐楊之間
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
其勢又不得不取償於江南此如一絲之
繫鐘鼎一息之關性命其危且急何如者
若不及今將養取之盡錙銖有如外倭內
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于

何取之

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饑民之命滿驕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史褚鈇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孑遺之民命以爲緩急支持之計乎

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謨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以應麒催徵爲是者也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怨于始而市恩于終蓋實有萬分不得已疾痛慘怛不得不仰而呼

天耳大抵方今國患在於民窮民窮由於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箠楚之威行於小民撫按猶可以參罰之令行於有司今民至困而箠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於撫按窮而

詔令有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
金花之類原係緊要
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於蘇杭之織造江西之
磁器雲南之取金在
皇上省之如千箱之失稊米而在小民得之如
枯鮒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
縷而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臣錫
爵之母北來至天津等處親見道上纍纍
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
臣母爲之痛哭稍施錢周之觀近京之民
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觀賦輕之地如此
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于上有不可忽之
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
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
在至急浣衣投璧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
餘財餘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
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
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

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百餘萬
度朝鮮功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
下百餘萬羣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
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
仍下戶部議處夫內庫久積之銀外廷猶
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內廷尚可宣
索者伏乞
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
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少俟盜息民安賦
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
天和消弭國患而
皇上藏富官民之間增光恭儉之德又乘此
萬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眞所
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
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